



【至味人间】

## 母亲的味道

□冯连伟

我的故乡是个不足千人的小村庄,村东的沐河我们称东河,小河的周边几十亩地就是芦苇地(荡)。冬天芦苇收割以后,各生产小队按人口将芦苇分到各家各户。我们家当时除了母亲以外还有大姐和二姐都会编席子和斗笠,因此,每到生产队分芦苇的时候,母亲都是非常繁忙的,母亲尽其所能能够拿到手的芦苇都先拢到我们家里,这就为母亲和两个姐姐一直忙到第二年的夏天备下了原材料。

每年从春天到夏天,母亲几乎每个板泉集都要去卖斗笠,母亲的手都被芦苇的篾片刺破了,手指头都磨出了厚厚的老茧。为了增加斗笠的亮度,赶集前的头天晚上母亲要把所有的斗笠放在大瓷缸里用硫磺熏。第二天一早,母亲就和邻居婶子一起背着几十个斗笠带上两个瓜干煎饼去赶集。母亲经常说:“年好过,春难熬。”母亲早上背着几十个斗笠走,傍晚背着一袋瓜干回,那是解决一家温饱的希望啊!当然,每次都要给她的小儿带回来一小包兔子肉,是那种煮熟了带汤的兔子肉。几十年过去了,我还在想,之所以母亲每次能买兔肉回来,一定是那时山里野兔子很多的原因吧。每当眼巴巴地盼着母亲赶集回来,急切地从母亲手中接过兔子肉,先用筷子挟起一块冷冻的肉汤放到嘴里,解解馋虫,再挟一块肉放到嘴里反复地咀嚼,直到没有肉香味了才舍得咽下去。

在一个少年的心中,兔子肉就是一个疼爱孩子的母亲所给予的世上最好的山珍海味!一直到现在,我的心中还是对此情有独钟。

等我离家求学的时候,母亲的味道铭刻在心的就是猪肉咸菜丝和花生油炒豆腐啦。

我到临沂育新中学上高中的时候还不满14岁,那时还是人民公社化时期,家里每年分一二百斤小麦,母亲手里的钱每一分每一毛都恨不得掰成两半儿。我每个星期回家拿一次饭,母亲每个星期天的早上都要早早地起来推磨,然后再在鏊子前烟熏火烤好几个小时,烙完了煎饼给我炒咸菜,母亲的手里再紧巴也要去割块猪肉给我吃,所以在学校里每次吃饭时,总是用筷子在咸菜里挑来拣去,当然也舍不得一顿或一天把肉丝都挑出来吃了,要保证每天都有肉。那种每天每顿都有肉吃的感觉是那般美好,一直到今天即使全家到大酒店里聚会时,多数时间我还要点上沂蒙三丝。

生活困难的时候,吃肉不易,能吃上豆腐就很幸福了。我上高中的三年里,每个星期母亲除了给我用肉丝炒咸菜,就是用花生油炒豆腐。其实那时家里花生油很少,幸运的是,我上高中的第二年,开始实行生产责任制了,不仅温饱解决了,可以顿顿吃麦煎饼了,家里的花生、黄豆也多了,每个星期娘都要用花生油炒上一二斤豆腐。每次母亲给我把豆腐炒好往瓶里装时,还要再把花生油瓶子拿过来再倒上一些。母亲说:“你正在长身体,没有钱顿顿买菜吃,给你多倒上些油,你喝水时把油倒上一点,比白水好喝。”

其实,母亲疼儿恨不得把心掏出来给儿吃了,但在吃豆腐上,母亲的味道让我铭刻在心的是酸甜苦辣。我上高中的时候住的是一个屋里放20多张床的防震棚,人多气味杂,夏天天热的时候,放在瓶子里的豆腐用不上两天时间,用筷子挟出来都带着馊味的白色黏丝。扔了,舍不得;吃,确实难以下咽。我就把已变质的豆腐放在热水里烫一烫,然后一闭眼睛硬咽下去。一直到我考上大学后,在长达一两年的时间里我不吃豆腐,因为我看着豆腐就浮现出拉着白丝的变质的豆腐,就有了想呕吐的感觉。但这件事我从未对母亲说,对她来说,那是那个年代所能给儿子吃的最好的美味了。



【窗下思潮】

## 真本事与大智慧

□张振江

在我人生的征途上,一些富有哲理且朴实无华的名言警句,给了我极大的鼓舞激励,成为我战胜困难、干事创业的精神动力。然而,让我铭记在心、永远难忘、躬行实践的还是父亲那句话:实干是真本事,实在是大智慧。

父亲张明亮,一位在鲁西南平原上生活的普通老人,1940年7月出生。他的父亲、我的爷爷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,负责乡村的组织领导工作,他的母亲、我的奶奶早年去逝,父亲在他的三兄弟中排行最小,父亲的大哥张明义参加抗美援朝、保家卫国的战争,二哥张明善参加解放军,奔赴东南沿海前线。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,父亲的两位兄长和我们家,3个家庭20多口人的家务,几十亩土地的春种秋收,都是父亲挑头干,经年累月,精耕细作,毫不惜力,使清贫的农家院子里显露着生机,充满了温馨。不要说3个家庭几十亩地耕种,不要说3个家庭十几个孩子抚养教育,就说天天都面临的吃水挑水这件事吧,实在是一件天天重复又格外繁重的任务。那个年代没有自来水,吃水全靠一条扁担、两只水桶,到离家挺远的村西头那口深井里挑水。当时,父辈三家的孩子,要么刚上学读书,要么年幼挑不动水桶。于是,往三家水缸里挑水送水的事情,全由父亲“承包”了。村里挑水的队伍中,他天天去得最早,返回得最晚。每天他天不亮就起床挑水,直到把三家的水缸都挑满了,才能喘口气返回。种地收割也是这样,那时的农活全靠锹挖肩扛,他起早贪黑总有干不完的活。由于父亲人实在,活实干,从来不误农时,同样的庄稼,经他辛勤耕耘浇灌,长得齐整而旺盛,落得十里八乡都敬重他。每当有人为他点赞之时,他的脸上总是难掩温和的光芒。记得七十年代中后期,我上高中的时候,父亲母亲合计无论怎样打拼,也难以让一家老小填饱肚子,便下决心去东北的海拉尔亲戚那里干重体力活挣钱。从初春到仲秋,父母在那里的土窑上,和泥、砌砖、烧窑,天冷时,担心泥土结冰,干活连轴转,一口气完工。天热时,为驱散蚊虫叮咬,在上风口烧上湿木柴,迎着浓烟劳作,一天得有18个钟头的工作量。父亲凭着那种不吃不喝也要把活干完的实在劲,大半年下来挣了500元钱,着实让清贫的家庭里也有了富足的感觉。

“实干是真本事,实在是大智慧。”父亲母亲是这样说的,也是这样做的,更是这样教育子女的。父母80多岁了,实干的心气、实在的初心,依然不改,深深地影响了我们兄弟姐妹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我高中毕业后参军入伍,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。近四十年的光景,山沟、海岛、基层、机关,我历经10多次岗位变化,9次提升,特别是经过重大军事行动的历练、大军区机关的实践和考验、国防大学的学习进修,心思在拓展,视野在开阔,工作也不断有新进步,获得了全国全军和军区级的一些奖励荣誉。我时常想:像我这样从农村入伍,从基层一步步走出来的军人,在复杂的社会环境和人际关系面前,在高学历和聪明人扎堆的地方工作生活,只有凭实干、靠实在,才能站住脚,才能有发展。我越来越觉得,当年父亲告诉我的实干与实在的肺腑之言,体现了乡土哲学,也蕴含着传统文化智慧,可以成为我为人处事的向导。后来的日子里,我目睹了一些人栽跟头、出问题的惨痛教训,更加感到父亲对我们的叮嘱是多么宝贵的忠告啊!因为,面对市场大潮的冲击影响,面对眼花缭乱的社会现象,要想立于不败之地,人生要有航标灯,始终要有“刹车闸”。

我得益于实干。投身军事演习现场,我与战友们在炮火硝烟中置身一线阵地。调入大机关后,有时一年深入基层200多天,创造了突出的业绩。牵头组织成千上万的官兵展开军事影视拍摄,想细抓实谋早,协调聚合力量,确保了安全稳定,圆满完成了任务,获得国家级奖项。在各级岗位任职,人交心,事托底,说实话,重真情,营造了“人员无违纪、工作无延误、管理无违规、车辆无事故”的氛围环境,还带出了一批优秀的人才。

我得益于实在。向上汇报工作,我一分为二;战友交往,我掏心见胆;有时办错了的事,大大方方承担责任。这样一来,心坦然,口碑好,一举多得。从近年来一些出问题的人和事上,也反向印证了实干实在的宝贵。因为,说一句假话,用三句实话都难以弥补,用一次心计,多年的好形象即刻倒塌。怪不得父亲说“实在是大智慧”,这平凡的话语中蕴含的是一种不平凡的睿智,简直就是一句话道出的人生真谛。这些话,就像是经年存放的酒,就像是熬到火候的粥,太养人了。于是,我也模仿父亲的话,编了一些口诀:最好的语言是实话/最好的选择是实干/最高的智慧是实在。把基层当学校/把群众当老师/把调研当取经/把吃苦当乐趣。晚睡欣赏星光美/早起感受天地新……

## 词选(九)

□蒿峰

## 谒金门·别妻儿

将行矣。凄惨朔风寒厉。妻子绕车难忍弃,那堪闻笛起。  
灞柳风烟残意,目断天涯孤骑。今一去,闹干暮倚,梦余心若寄。

## 青玉案·李天佑师逝世十周年祭

秋风漠漠东来路。十寒暑、先生去。云漫长山听海诉。论文绎帐,品书对句。谁料成烟树。  
明清文论皆成绪。今日书来蜀人谕。长忆师恩思旧圃。一樽芳酒,两行泪注。更尽西窗雨。

## 永遇乐·悼外祖母严太夫人

玄帐垂天,山河缟素,为我长伴。月月年年,魂牵梦忆,今日黄泉路。死生长别,阴阳两界,隔断及身黄土。夜茫茫,欲寻无助,数点冷灰飞舞。

青春丧偶,伶仃双幼,尝遍疾难贫故。一十六年,辗转病榻,更有言难吐。人生为客,百年何许,生死万千悲苦。遗泽在,心惊梦断,对风泪沮。

## 泰山

□杨运忠

东临沧海托日圆  
情纳寰宇境无边  
晖映山河秀乾坤  
独耸碧峰入云巅  
登封圣地千秋业  
霞披人间万里烟  
力揽中原聚华夏  
神州崛起势贯天

## 【行走人生】

## 一下雪,所有人都缅怀故乡

□李育蒙

冷空气南下的消息一传出,大家就盼望着雪什么时候能下。

每天早上起来,我都会照例翻翻朋友圈。像我这样在外的游子,了解故乡的雪讯,大体都是从朋友圈开始。仿佛前一晚睡下的时候,世界还一片寂静。等到第二天早上翻开朋友圈的时候,早已是洁白一片。说来也怪,这雪总感觉很害羞似的,总是下在晚上,让我们清晨推开窗就有意外的惊喜。

推窗见雪,那种惊喜只有在故乡的时候才能感觉到,这雪线似乎总也跨不过岭南。所以每次北方一下雪,那些在雪线以南的人们总会羡慕那皑皑白雪的世界;而那些身在雪线以南却心在雪线以北的离乡人,总免不了要缅怀故乡。就像一下雪,北京就成了北平一样,只要一下雪,故乡就好像回到了以前的样子,总值得怀念。

其实,只不过是一下雪,就离年近了,就离归乡近了。所缅怀的一场雪景,其实是缅怀一次相逢,是期待那即将到来的相聚。

当我从手机里看到故乡已下雪的消息的时候,天南地北的故乡人,早已把故乡的雪景刷爆朋友圈。好像一场雪就是一次离乡人共同的思乡的节日。

事实上,在大多数人的记忆里,冬天是永恒的,故乡总是白色的。因为对大多数离乡人来说,从背离家乡那一刻开始,故乡就只有冬,再无春夏秋。很多时候,面对着躺在朋友圈里的那些雪景,感觉那么近,但是又那么远,它满足了你的视觉却无法让你触碰,相比于故乡满山遍地的雪景,这一两张图片总感觉是孤独的。到底是雪孤独还是人孤独,谁能说得清呢!

想起小时候,在下雪的日子里,会拎着个小火笼,带几块木炭顶着风雪去上学,去感受这漫天飞舞的雪花;会在屋里的火塘边,用火钳夹着精肉烧着吃,享受这冬日里舌尖的美味;会约上几个小伙伴,堆堆雪人打打雪仗,去领略这冬日里欢快的童趣。那时候没有记录设备,但我们却真真实实感受到了雪,现在有了记录设备,我们却少了那些切身体会。多少个默默的小山村,多少个平凡的小乡镇,多少条走旧的老路,虽然换了新颜,却成了“故乡”!